

同奉事。光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

胡致堂曰。蕭復請德宗變更廢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又以前留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宣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俯就之。裁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官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官官為一體也。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其不可與有為也。決矣。

漢祖遺雲華之策

懷光投鐵券於地

天子以大尉為股肱

知事一人

石演芬義士

果安天下根本

孫軍處二強寇之間

李晟以忠義感激將士

子儀裴度前後一人

用兵當本仁義

後一人

李晟還軍東渭橋。李懷光既賜朝延。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大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懷光屯咸陽。累日。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許之。

尉賜鐵券。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請以裨將趙光銳等。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統禁兵。幸咸陽。賜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遺雲華之策。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厚。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者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我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腹心。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留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懷光既帝奔梁州。梁州之變。書上如奉天。此書帝奔梁州。何懷光之反。不於奉天。此梁州之幸。不於奉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自命。此盧杞之言。以救懷光。然故將書。余以賊之耳。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嘗入奉天。潭城聞之。遣請上。決幸梁州。中府上從之。○除李晟。河中同

結節度使。同中今為蒲州。加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天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惶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此以書道。懷光解體。早遁而論。以稱福。

史臣曰。李晟行師。一以忠義為主。是以走懷光。斬朱泚。再敗吐蕃。而社稷允賴。厥後以張延賞之奸。託解其兵柄。而不得終其鳳翔隴右之功。議者皆以延賞為恨。予獨為晟幸焉。兵柄既解。故得優閑。以保令終。且有一十五子。而四子顯者。然則晟之功名福祚。殆子儀以後。裴度以前。一人而已。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悅。因承制。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緒山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緒遂與左右謀殺悅。其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高。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悲行殺掠。今雖威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車駕至梁州。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然掌務而受俸者。惟察職事之一官。此所謂稅食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投無費稱。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泉力展勤劬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

幕得皆者皆

千金

太子以下皆

賀

李晟不敢言

家

姜公輔直諫

八君擇賢以

為相

舊疑推誠其

效不同

抱真會武俊

於南宮

武俊指心仰

此身已許十

天

武俊指心仰

此身已許十

天

武俊指心仰

獲官此以進瓜某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某視人如草芥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上驚憂流涕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忤上意虛杞雖貶上猶心庇之贊極言杞奸邪致亂上絕雖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僚登用贊思過雖隆未得為相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最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覲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時晟家皆在賊中晟怒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感風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澤城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姜公輔罷為左庶子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應事之微日至數萬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計利比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范華陽曰人君擇賢以為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所不逮也後世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責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上聞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卑非良士有那建者論說賊勢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也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殺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帝大之說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刑剗禽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入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叛

事之察嚴來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蓋進也也退也也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計則致離叛橫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朱滔攻貝魏二州久不下書法兩軍尚未相信微犯真志身殉國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半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實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自瑞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以賈耽為工部尚書德代以木方鎮魏未有澤代耽耽納諫懷中顏色不變寧寵召澤告之才將張獻甫怒曰澤自圖節使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辭

澤代耽耽納諫懷中顏色不變寧寵召澤告之才將張獻甫怒曰澤自圖節使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辭

以實恥為工
部尚書賈耽
綱維懷中
韓滉是使貢
獻
賢君委任責
成

智士固從其
大

李晟收復京
師

室家相見非
五日內無得
通家信
天生年為
社稷

陸贄諫草詔
求內人

陸贄諫代手
楚琳
為義取類推
衡

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達安。五月韓滉遣使貢獻書與其能。況獻綾羅四十提於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強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內王臣皆無勤王之心。滉獨遣使貢獻。而天指置有方。得以達之行。在故綱目大吐。著引兵歸國。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繼。否臆皆凶。上有掣肘之機。人所制下。無死綏之志。終而殊死。則不棄之。而奔亡。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滔為李抱真王武俊所敗。遁歸。滔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己。怱恐李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

胡致堂曰。古人有言。除君之惡。准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劉怱本諫朱滔母反。而不見聽。今當滔敗。北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再戰。又破之。賊眾大潰。姚令言帥餘眾西走。晟屯於倉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人。久陷賊庭。謂朱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堵乃不動。秋毫無犯。六月晟遣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軍中。露布皆言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虞不移。所以猛獸為之。廟貌如故。病者斃也。所以皆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彭原西城。其將韓旻等斬之。傳首行在。市不易屋。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幟。雖三代用師。不加之。

朱泚國曰。德宗以饑饉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內則朱泚李希烈締結交能。外則李懷光觀望圖逆。回紇馳驚於河北。吐蕃伺變於關外。唐之亡。僅毫髮爾。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旋以忠義感激將士。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宇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哉。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瘁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范氏曰。不降詔而遣使。是開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上發梁州朱泚脫。上問陸贄。今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奏曰。如此。則事同鴨執。以言乎治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誠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義取類推。衡公。峯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衆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

韓流真大臣
之器
李泌可謂知人

李泌將順之

李懷光有五不可赦

吾輩復為王人

軍士馬號為太平字馬

手雖必與父俱死

李璣亦可以不死

德宗救懷光一子

陸贄陳周兵

即日發米百萬斛聽早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后韓流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泌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泌平章事江淮轉運使

乙丑貞元元年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諡文忠死節也○以盧杞為澧州別駕上欲以盧杞為刺史給事中袁高等論之乃以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免弊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胡致堂曰德宗非能從諫有今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克辭不逮不失言也

二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閭城四月燧及澤城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皆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發來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隄還之澤城既無所詣原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強弱必起觀覲三也懷光既叛則朔方將士皆應劬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勅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悔哉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時馬燧以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乃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曰汝曹獨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反叛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弗出皆曰諾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燧遂帥諸軍進逼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舉火諸營不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燧自解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璣為監察御史及懷光也咸陽不進璣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怒曰卿大言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賊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璣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璣亦自殺

胡致堂曰嗟乎李璣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常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璣勿死而璣亦可以不死矣

加馬燧侍中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屍罷討淮西兵懷光之反因當諒夷以其曾解奉天之圍特赦一子使之收葬希烈之逆勢上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悉令脩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贄非面如此則

聖主任德不在兵

時人謂之四

發

泰龍水陸度

軍相分判六

曹

四變以王佐

自許

古人修王佐

之業

像奇同於希

烈

置十六衛上

將軍

李泌謀復府

兵

此乃社稷之

福

太平有日

唐之良將

方負罪者孰不自疑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姦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畧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觀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量計之而愈狹今釋之而畢來量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主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若其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以張延賞為左僕射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張延賞怒追而反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亦入相晟亦入相晟亦入相

胡致堂曰二人之隙止以成都營妓之故晟與延賞於是手文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已則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失而又失其果德多矣

丙寅二年正月以劉滋滋造齊映同平章事達少與韓會盧車美張正則為相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謀事與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用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今宰相分判六

曹達與戶部侍郎元瑒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知罷之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

胡致堂曰四變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修王佐之業者

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過夫不明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

四月淮西將陳僕奇殺李希烈以僕奇為節度使希烈在蔡州今為汝州兵勢日盛會有叛僕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舉眾來降詔以

為節度使七月陳僕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書法當之是以僕奇同於希烈也帝之無章甚矣

胡致堂曰陳僕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鎮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僕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疑兆淮蔡之亂矣

吐蕃入寇詔渾瑊瑊元光屯咸陽○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序府兵自兩魏以來興廢之由且

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鎮之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案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

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兆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

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遷將效之誘戊卒使以所蓄緡帛寄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戊卒還者十無二三其錢虐如此然未

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德田國恩累宗族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

兵不土著人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國禍亂遂生至今為梗概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府兵之

制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以為然因有是命其亦卒不能復也○李晟遣兵擊吐蕃敗之其主尚結贊謂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

燧潭瑊而已當以計取之○十一月韓洄劉玄佐曲瑋俱入朝先時關中倉庫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之罪

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遂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覲命於坊市取酒

歷史綱鑑補注

唐德宗紀

四

醉人為瑞

解洗半曲

入朝

李晟來請為

李晟為延賞

武夫粹怒於

孟酒問文士

難犯

此儒者是

動德所宜

司馬夫言侍

中信厚聞於

異哉

李晟深成盟

所為備

此渾侍中未

為樂

又遣中使

神策六軍

為樂又遣中使神策六軍將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參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立王文莊曰人君之庭國亦當如富人之庭富人之庭豈足之乎而誠富而無半畝田推逐外之是實其無遠圖可知矣

○李晟入朝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跨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

入朝請疾想辭方鎮亦不許韓洗素與晟善上命洗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胡致堂曰延賞固小人不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繫與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他日延賞說間如初然則昌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丁卯三年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婚於延賞晟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孟酒間則不復貽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難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卒忠順故書平 晟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大尉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我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使上計逆定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動德所置也晟歡答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無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注沈密未嘗泄於人

○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吐蕃尚結贊請和欲得渾瑊為會盟使而許誘之曰渾侍中信用於異域請公使之主盟

○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尚結贊欲我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依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者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戒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渾瑊奏吐蕃決於卒未盟

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善曉諸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爾卒未將盟吐蕃著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代鼓三聲大誅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來之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焉

○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全歲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謂此言耶

○吐蕃發明與之結盟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於吐蕃之請其所以致和盟之尊者皆唐人自取之多疑反乃信其所不當信持命大臣惡焉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吐蕃尚結贊思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唐以李泌同
平章事謝表

天下之事成
與平章

恭己無為而
天下治

二人存文修
之意

自良存軍事

北門非卿不

可

募成卒七田

京西

李泌論復府

兵

柳渾古不可

本辭

長安會失渾城而止按德宗時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唐言不見其姓名墮於更休之計何為所笑以李泌同
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承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
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者幸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
臣李晟為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刃思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
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王之吏部委廷議刑
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成
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過失辭卿言是也

范華陽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天下治矣

胡致堂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文修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
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善也

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謂李自良不

之勢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謂河東為國非卿不可卒以授之募成卒七田京西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

緣邊軍鎮募成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上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成卒困屯田致富則安於其上不復思歸舊制成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

下今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成卒皆上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

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按細目泌謂上曰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出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本教古之侯步

行故不肯言既而成卒應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渾曰相公常言則重位可得矣渾曰為我

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言不可禁乃罷為左散騎常侍按渾性放曠清不奉檢拘不整產利滅王工之死判之元平之賊陳代尹得令之

出入其第或告王淫亂上怒幽王於禁中流李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欲廢之乃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復若友溫仁泌曰陛下

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

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宣之事乎上曰建宣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

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人親蒞事且其時先帝常懷色懼臣臨辭曰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

而泣今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宣寬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李輔國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
太子歸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

運官勿露此意

趙九奇論和親害民和親曾不識一錢

天子不求私財
李泌悵恨不敢言

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遣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晚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殺欲先自御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以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不許

范華陽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城原州九疊計也今為吐蕃山八松詔和穆參方書大松即書和穆則見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為豐稔米值到百五十詔所在和穆十二月上改於新店入民趙元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穆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至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旋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上命復其家復其家除免九奇家徭賦

溫公曰甚哉唐德宗之難悟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詔譏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誇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澤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戊辰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書法錢帛有稅外之名則其非惟正之供多矣觀不能難以與民先是李泌諫上曰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上復徵徵之且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悵恨而不敢言

溫公曰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溢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賀贊善曰李泌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一言歸財賦於左帑泌乃反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泌皆一爭辨故至是有不能盡言者矣

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城夏縣以高邑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陽城何以不著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隱居者矣己巳年二月以童音參同平章事時李泌自陳袁老乞更除一相上因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志清強介人言杞奸邪

君相不言命

君相所以道

命

李泌之論正

此朕所以私

喜得卿

李泌薦賢

李泌充位

天下安危係

宰相賢否

長源周旋三

帝間

主後始終不

失臣節

台省將承平

相

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好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時上疏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吾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堯曰：建中之亂，乃前其暴政相繼而起，而致之德宗不知相之奸邪，不省己之開上曰：虞祀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泌薦賢參贊，皆可用，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無學術，多引親黨，置要地，董督充位而已。然嘗為人重，謨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深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胡致堂曰：宰相莫大乎薦賢。李鄴侯如慮過人，而以寄重自代，豈固擇不如己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曾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何事耶？是真大言以蓋其確默充位之咎耳。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誕放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按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東為權倖所亦自有建明。獨柳玭稱：南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而宋新立，傳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近而使之上，近立功立功立名者，蓋有唐一代之異人歟。

辛未七年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實參畧之也。

胡致堂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蓋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壬申八年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以趙憬、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賢才。上密諭贄，令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畧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諸多士？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違者則天欲收人心，迫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上竟追前詔不行。

胡致堂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贄雖再三辯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延齡謾妄小人用之恐傷聖上不從

胡致堂曰德宗與邪而事正惡直而善諂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策延齡來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

遇是則姑陰日追陽道將利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本身而退可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遣使宣撫諸道上言四十餘州大水下言宣撫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關貢賦不必達也贄曰昔秦晉

讐敵穆公猶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宣人負我無我負人

胡致堂曰漢初有言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多用之終亦自貽其患未有知及其失而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

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宣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與陸贄子之學真洙泗之徒歟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從陸贄言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事宜者則以為國之

大事不計費捐習近利而不妨遠惠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

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審用貨泉賤姜公輔為吉州別駕姜公輔久不還官詣陸贄求還贄密語之曰聞實

相秦檜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陸贄語乃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賤公輔遣中使責參

胡致堂曰公輔拳拳於遷秩隨矣至於黃冠之請躁動慢想懷古懷今字心戰其也所以異於賤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

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其能自免也

癸酉九年正月初稅茶舊初稅茶罪其始為民害也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

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今所在別貶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被水旱也

胡致堂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施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之而薄其征息

益事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書法書賜名何美也為為美之亮昭四諸降代三月貶贄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李異奏參

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破

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誘毀不已竟賜死於路

胡致堂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實參禡而殺之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以其言觀之有是耶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以直報怨

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下用刑當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

帝王懷柔萬邦

兩家互有長短

姜公輔請為道士

稅茶

天地生物凡以養人

雲南王異年尋遣使上表吐善雲南日蓋相輔年非復遣雲南王昔欲與片善吐善之雲南之外屬與雲南王異年尋遣使上表吐善雲南日蓋相輔年非復遣雲南王昔欲與片善吐善之雲南之外屬與雲南王異年尋遣使上表吐善雲南日蓋相輔年非復遣雲南王昔欲與片善吐善之雲南之外屬與

中國以自治

為強

詔宰相送東

筆虎事

陸贄才德俱

優

陸贄足任其

責

蘇軾與贄始

並駕

李晟良將

為國之道以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義訓人

胡致堂曰郭侯勸上招雲南以分吐蕃之勢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之禍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也
詔宰相送東筆以處政事實耽陸贄趙恃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諫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送東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尹起莘曰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庶務則一贊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韋庸是猶以駟驥與駑駘並駕耳贄以此時已宜遠退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陸贄惜矣

置欠負耗贄奏錄庫戶部侍郎裴延齡以羨餘正物供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其實無所增也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虛充羨餘以為己功上不從裴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日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三十萬兩其匪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也裴延齡而反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延齡每奏對忠為說謊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下為別黨每入對蹇蹇盡大臣

胡致堂曰李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閒處七年而死向使倍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宣士宣遣使入朝以李晟子晟為使李晟子晟出使不返萬眾皆曰陸贄請逐朝臣官勢徐察事情此安危強弱之幾不可不審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

范華陽曰以臣連君此聖王之法必計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唐之人士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

甲戌十年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寶泉遠在吐蕃雲南之邊使來獻捷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贄為相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墮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進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范華陽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立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贄又以郊社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恩乃以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德沮而無怨忌斥遠以敬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言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致賢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積庸出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出退者克

歷代國監補主
唐德宗紀

卷四

萬福名聖天

歐陽公曰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諫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

陽城有符而
為陽城人君有
其漸

山人處士之

陽城有功於
唐甚大

陸公有違不
可則止之義

鄭相請用麻

宰相不能違
枉中人

以嚴峻為刑
部員外郎

諸道進奉市

恩月進日進

刺史進奉自
肅始

宮市

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後二年始延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強臣罷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宜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是之事豈無急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而為諫官七年通遇一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逐還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范華陽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警若不則則無所成其名矣曰不然城有符而為者也過裴延齡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胡致堂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聞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過邪彼必以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看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繚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為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爾雖然讀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事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丙子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視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故事惟對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龍文場邪遂為若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賜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細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

胡致堂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憲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啟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

以嚴峻為刑部員外郎初上以奉天宮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員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鬻販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一二年兼在江西有月進章年在四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達浙東觀察使刺史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贄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裴條進奉自綬始○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坐生說說不能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耶遂就下堂坐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十一月以章綽年為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盛門

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王隨給其直比戲以宦官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

椒業開門
張建封奏
治民如治家
陽城自署其
考
撫字心勞
學者所以學
為忠孝

愛賜如在上
前

人君不可不
養
聖人告怒在
物而不在于已

後置白望數百人於兩京及要關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欲手付與真偽不可復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去業開門諫官御史素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顏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并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生業仰宮中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胡寅曰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恥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乎

戊寅十四年貶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生游約師事司業陽城生言事從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尚右故謂貶官為左遷城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詰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遺去按陽城字元宗道州刺史元宗遺判官往按之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

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遺去按陽城字元宗道州刺史元宗遺判官往按之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

史臣論曰陽城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處弟妹信乎賢者也

已卯十五年十一月中書令咸宜王渾瑊卒瑊性謙謹雖任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與

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十六年四月姚南仲入朝義威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姚南仲軍政上知之召盈珍還南仲入朝上問曰盈珍優卿耶對曰盈珍

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行悖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

史元洪贖罪上為之流端州頃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叱勅下頓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

一從之

范華陽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似剛而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

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然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匹夫之勇可怯也天下之勇不可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

可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胡致堂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眾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流四山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長短輕重妍

媸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忠賢則忌斥之跋扈則畏撫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使德宗知特志之